**《后宫》**

**1.**

今天晚上回家时，我一打开小纯的房门，就看到她直直向我扑过来，死死抱住我的腿。我一惊：“怎么了！”她脸上泪痕横一道纵一道的，死命哭喊道：“她们冒充我，还欺负我！”我抬头一看，吓了一跳：除了我面前这一个，房间里还有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纯！

“啊！这是什么……”我语无伦次了。正当第一个小纯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哭哭啼啼的时候，里面的三个也不甘示弱。其中一个率先气势汹汹的跑过来，指着第一个喊道：“说谁冒牌货呢！恶人先告状！”然后转过来对着我：“智伢子，你最了解我了，你得明辨是非啊！”第三个小纯也从墙角的椅子上站起来，皱着眉头说：“哎呀，乱七八糟的。智伢子，你可别被吓到了。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的，可是我知道我一定是真的，对吧？”她带着微笑走过来朝我伸出手，那深情的样子让人很难怀疑。而第四个小纯靠着一个抱枕坐在床上，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二郎腿翘得老高，裙底都快要走光了。这个小纯什么都没说，只是瞪着我恶狠狠的哼了一声。

等到她们依次给自己做完开场发言，我才勉强冷静下来，看着眼前的局势。我发现，四个小纯乍一看都差不多，但是发型不一样：第一个扎了一束小巧的单马尾，第二个是短发，第三个是松散的长发，而第四个最有特色，脸颊两旁各梳着一缕麻花辫。此外在脸型和服装上也有非常细微的不同。我挣脱单马尾小纯的束缚，走到房间中间，环视着周围的四个克隆人。她们也一齐凝视着我。“发型不一样！肯定看得出来的……”我皱着眉头，低头沉思。“小纯最平时喜欢梳的发型是哪个呢？哎呀，今天我出门的时候都没好好注意一下她今天的发型的！跟她亲热过头了，整个人都失了智……”我抬头看向单马尾小纯，那样子好像跟早上记忆里的小纯一模一样。“对，就是她，没错了！”可我瞥了一眼旁边的长发小纯，想想小纯每天娇柔无比地跟我说悄悄话的样子，又感觉这个才是最像的了。而如果要对应上前一阵子对我爱搭不理的小纯，感觉床上那个麻花辫小纯才是最符合的呢！我目光放在谁身上，就觉得谁最像！我拼命搜刮着自己的每一点记忆，可记忆中的那个小纯仿佛套在四个人身上都合适，又都有那么一点不合适。

四双神态各异的眼睛里伸出四把同样锋利的尖刀，交叠着贴在我的脖子边。我感到周围越来越浓的杀气攫住了我的身体，连呼吸都难上加难。

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你们不是都说自己是真的吗？很简单，问几个只有真的知道的问题不就行了。我的生日是哪一天？”

“10月28号。”前三个小纯异口同声。而麻花辫小纯依旧默不作声。

“对。10月28号的几点几分？”

“数值和日期一样，10点28分。”她们的回答依然一个字都不差。

“对。我这学期学得最好的课是哪一门？”

“《计算理论》。”

“对。那最差的呢？”

“《算法设计》。”

我都出的什么破题！这些全是公开信息，得换难一点的。我沉思片刻，又问：“哪本书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

“《数学构造原理》。”

“对。我们去年去看演唱会是在哪个城铁站下车的？”

“观沙岭。”

“对。我高考最后一门走出考场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已经结束哩！’。”

“对。我们恋爱的纪念日……？”

这下不对了。三个小纯依旧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脱口而出，可是她们每个人说的答案都不一样，混在一起根本分辨不出来。“等下！我听不清，你们一个一个来。你先！”我看向一旁的长发小纯。

“这还用问？是6月4号啊，你不会连这个都不记得了吧。”

“对！！”我大喊一声，环顾着其他三个说，“好了，你们可以不用说了！就是这个。我可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是那个学期最后一次月考，我跟她分到了同一个考场的邻座，然后借着机会……”

“诶，你在瞎编什么？”短发小纯把我直接打断，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明明就是9月12号，那天凌晨三点我给你熬夜发小作文，你醒了看到以后喜出望外，然后我们一拍即合，然后就这样了。自那以后智伢子就一直跟我做小两口，事事都让着我，疼我疼得不得了，对吧？——诶，你这么信誓旦旦地编，会不会你才是假的智伢子啊？到头来这房间里除了我没一个是人喽？”

我宛如受到一个晴天霹雳一样愣住了。对啊！那篇小作文明明还存在我电脑相册里，还被我点了收藏的。这又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你们，你们都瞎说！我怎么就不知道？”单马尾小纯忍不住了，眼里的泪水仿佛又要喷涌出来。“这种重要的事情，智伢子不可能不跟我讲的！反正我说是11月20号。我不知道你们那两个日期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那是谁，反正我的这个智伢子是那天晚上给我亲手系上的这个结。嘚，你看嘛！”她举起手来，手腕上一个丝绸编成的手环散发着柔柔的白光。“智伢子手上也有，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我也举起手，果然如她所言。

“吼吼！真有意思，这下情况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短发小纯嘲讽地笑道。“那我们躺在床上的那位呢？莫非这位也有什么定情信物？”

“12月18号。”

我又陷入和开始一模一样的困境了。对，四个日期都是真的！我既在考场和小纯第一次亲了嘴，也躺在床上看到了小纯第一次发的小作文，也……可是每个事件的记忆又不太清楚，感觉像看故事看来的一样。难道我真的跟四个人搞过关系吗？难道我成了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皇上吗？但是不可能啊！我明明只有一个小纯，她是我唯一的青梅竹马，唯一的梦中情人，唯一的结发妻子……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皇上真不好当。四个人锐利的目光再一次逼近过来，这次我感觉我真的要窒息了。

过了许久，我终于用力地抬起头，长出一口气，向着整个房间宣告：“我判断不出来！”

房间里积压的火药味终于爆炸了。麻花辫小纯在床上翻了个身背过去，不耐烦地说：“要是这么搞的话，那你干脆别玩了，读档重开吧。我这里多你不多，少你不少。”短发小纯脸上的苹果肌都涨满了，狠狠跺了一脚，指着我的鼻子，好像是要骂人了。然而欲言又止，只是愤愤不平地抿起嘴，直勾勾的盯着我。长发小纯“哎哎”的叹息起来，一屁股重重地坐回椅子上。而单马尾小纯的反应是最激烈的，她直接大吼一声，扑通一下跪倒下来，一边毫不收敛地大声嚎哭，一边反复喊着“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我实在不忍心看她这副求死不能的样子，就弯腰把她拉起来，揉揉她的脸安慰说：“你别哭啊！我又没说你是假的……”

然而这个举动又让其他几个小纯嫉妒上了！短发小纯一步上前抓住我：“啊呀嘞，偏心！这不是给我的？”然后整个身子直接蹭上来，也想得到单马尾小纯的待遇。不料还没蹭两下，只见躺在床上的麻花辫小纯突然一个激灵蹦起来，翻身下床加入战斗，二话不说就伸出两只手直接把短发小纯和我排开，然后自己挤进这个优势位置。短发小纯哪能忍受这么粗暴的拉扯？她也爆发了：“碰到鬼了！”向着麻花辫小纯的肩膀猛推一下，把她连带着我一起推倒在地。还没等我爬起来，两个小纯就陷入了你来我往的死缠烂打之中，那凶悍程度不亚于两个大汉。长发小纯看不下去了，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好像是要调停，可连“别打了”都没说完就被不知道其中哪个小纯一拳轰飞，倒在床上不省人事。

“停！都给我停！”我朝着那两个沉迷打架斗殴的小纯大吼。她们顿时停手，朝我看过来。“搞得整个屋子都稀乱的！且不说你们哪个是真的。但凡有一个是真的，你们把这个真的打死了怎么办？那我后面跟谁过，跟假的过吗？你们考虑考虑我呗！”

“把假的打死也有错？”麻花辫小纯眯起眼睛。

“你看，又来！说了让你为我考虑考虑！”我急了，“你觉得别人是假的，别人也觉得你是假的。大家都说自己是真的，我上哪儿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把那几个冒牌货说成真的，还怪上我不体谅你了？”

“你……！你太高看我了！我又不是麦克斯韦妖，这世界上什么都知道！我又不是上帝！你想想，要是哪天有四个发型不同的我回来了，都要跟你做爱，你要答应哪个？”

“我不管，真到那时候再说。反正就今天来说的话，你肯定得跟我做爱。”短发小纯冷笑一声。

“啊？！——不准哪！不要！”一声哭喊从下面传来——原来是一直在跪地求饶的单马尾小纯。她虽然没有受到两个斗殴小纯的乱拳轰击，可她看上去已经精神崩溃了，连继续哭的力气都没有，只剩轻声抽泣。“智伢子说好了要跟我做永远的爱人的！她们……我信不过！要是给你偷偷使坏怎么办？——绝对不准！”

“哦——耶，你这冒牌货还挺会装？挺有思想的？我就跟你说吧，只要我还没被这个麻花辫冒牌货反杀，智伢子就是我的——”

“好喽！”我不耐烦了。“刚搞完肢体暴力，还要搞言语暴力是吧！都是姐妹，怎么老不拿姐妹当自己人？非要搞得这么紧张！大度一点，学学人家米塔姐妹好不好！”

短发小纯不说话了。

“地上的这位，快起来，别哭了。别让我再拉你，不然那几个又得爆炸。床上的这位，没事吧？”

还在一脸痛苦面具揉着肩膀的长发小纯从床上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

刚刚鸡飞狗跳的房间顿时安静下来，房间里一男四女五双眼睛相互瞅着。虽然只有几十秒，却像是过了几个小时一般久远。

“所以你们还有什么陈述？要说的快说。”

“我……可以吗？”长发小纯颤颤巍巍地举起手。她那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要把我杀了似的。“我只想问问，智伢子今天晚上到底该跟谁睡呢？”

又要挑起事端了！我一个激灵从原地蹦起来。“对，这是个好问题，你问到点子上了！我自始至终就有且仅有一个小纯，所以很抱歉我还从来没有预想过这种情况。但是你给我听着！我现在谁都不想睡！我就睡我自己房间。至于你们四个，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样子，应该也不想挤一起睡吧？干脆一个睡这间房，一个睡游戏室，一个睡地下室，剩下一个就去一楼图书房睡沙发吧。睡地下室的记得开排气扇。然后你们自己安排吧，我先撤退了……总之别再打架斗殴了！”

不顾单马尾小纯的又一声惨叫，我直接扭头开门逃离现场。

**2.**

那天晚上我睡眠质量极其差。我一回到房间，关上灯往床上一躺，整个头就像失了神一般不受控制地晕起来。这种晕不是那种经历了一天高强度劳动，非常有利于睡眠的那种“困倦感”，而是一种刚从过山车上下来那样无比折磨的眩晕。这个样子能睡着就见鬼了。我左翻右翻也还是晕，就只能暂时挺身坐起来，用重力把这颗头往脖子上压一压。可当我感觉恢复正常了，应该可以躺下继续睡了，一旦头再接触到枕头，就马上如约而至地继续开始天旋地转。如此循环往复了好几轮。我实在是心烦意乱，便从柜子里又取出一个枕头叠在上面，把头垫得高高的，这才勉勉强强稀里糊涂的睡着了。

然而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些梦还要不依不饶地冒出来缠着我，让我不得安宁！我先是梦到——一天晚上照例从城铁站回到家，一打开小纯的房门，就看到她早已换上了素雅的连衣裙，张开双臂笑脸盈盈地迎接我。简直不像是我的老婆，更不像是别人家的老婆，而像是一个没有谁的家会有的老婆。于是我就可想而知地上去和她亲热起来。故事一直到这里都还是好的。然而亲热了没多久，忽听门外砰啪两声巨响，我和小纯吓得猛地抬起头——只见踹门进来三个脚蹬长靴，手持甩棍的士兵！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我干了什么错事！可是在绝对的武力面前，讲理是没用的。在电视剧里看过的恐怖画面顿时涌上我的视野，我仿佛已经要想象出自己挨了几大闷棍以后倒在血泊之中的惨状。可是，等等——不对，他们不是士兵。那宽大的面罩和墨镜之间透漏出来的一丝丝面容，分明是只有二十岁少女才会拥有的柔美线条。这哪里是什么武装到牙齿的大汉，分明是三个穿着迷彩服的小纯！和我怀里这个小纯一模一样！可是三位不速之客好像并没有什么因为长得和小纯一样就在武力值上给我打折的倾向。为首的那个人一个箭步就迈到我们跟前，对着小纯的胸口一脚飞踢，把她连着我一同踹出快有两米远。然后三个人蜂拥而上，把小纯围起来，举起甩棍就往下砸。砸得好狠啊，好惨不忍睹啊！砸一下不够，还要砸第二下；第二下不够，还要砸第三、第四……只听她尖锐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减弱下去，鲜血也一片又一片飞到我脸上，渗进嘴里，腥极了。等到惨叫声完全消失，三个人又最后砸了几下，这才停手。然后她们转向已经在极度恐惧的裹挟下精神崩溃的我。一开始为首的那个再次一马当先，直接踩住我的胸口，把脸贴到我跟前，把面罩和墨镜一一取下来往旁边一甩。她嬉皮笑脸的喊道：“来，智伢子，看看我，还认识我不？这下得让你记住我喽！”啊……这个发型，是，单马尾小纯！再往旁边一转头，看见那个已经被砸得不成形的头颅上，依稀是长发的发型。我想起来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全想起来了。是这三个小纯伙同起来，拿甩棍砸死了长发小纯！我几乎快要昏厥了。然而还没等我昏厥，她就接着转头向后面两个同伙喊道：“给我干了他！”两人听见，也纷纷把脸上碍事的东西一甩，露出短发和麻花辫的真面目，然后一齐上前对我施加同样的虐待。腿上吃一棍，腹部吃一棍，额头又吃一棍，棍子雨粗暴地洗刷着我的整个身体，我痛得满地翻滚扭曲着，如同一只被喷上了消毒液的水蛭。可是痛着痛着，忽然我又感觉疼痛逐渐减轻了；视野逐渐变得模糊，意识也逐渐变得淡漠。“我这是怎么了？我要死了吗？”眼前晃动着三根大棍的剪影，我绝望地想着。

这时我突然眼睛一睁，梦醒了。我发现我整个人都侧着身躺在地板上。原来是我在床上左翻右翻摔了下来，这才感觉全身跟吃了一秒六棍一样痛。解除了死亡的恐惧，我终于长出一口气。可是梦里的恐惧没有了，现实的压力又压回来了——那四个各式各样的小纯，可是还待在这屋子的四个房间里，对着我所有的一举一动翘首以盼着呢！我揉揉那些被摔疼的关节，重新躺回床上，对着窗外黑蓝的天空盘算起明早的事情来。

**3.**

……（未完待续）